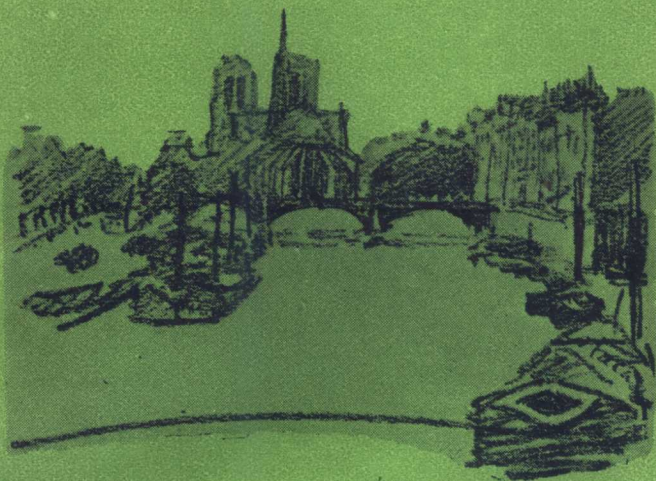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奈凡尔美人号

都 德 著
吉 人 译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

4720



奈凡尔美人号

〔法〕都 德 著

吉 人 译

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

• 1953 •

Alphonse Daudet
La Belle-Nivernaise
本書根据 Librairie de France, Paris
1930年版本譯出

奈凡尔美人号

〔法〕都 德 著
吉 人 譯

*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: 1682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9/16 字數 44,000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6,000 定價(8) 0.22元

內 容 提 要

奈凡尔美人号的船主魯伏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他虽然孩子多，家境貧苦，但是看見弃兒維克多在路旁啼哭，仍旧收养了他。維克多長大以后，帮助魯伏劳动，非常勤懇机智。后来維克多的生父莫譚特尔設法找到了維克多，把他帶走。他極端冷酷自私，不願意讓維克多再跟魯伏一家見面，并且还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“上等人”，可是維克多过慣了船上的劳动生活，忘記不了魯伏一家人的情誼，当他知道奈凡尔美人号被迫拆成木料拍賣的消息后，终于病倒。莫譚特尔为了想使兒子恢复健康，逼不得已，只好讓維克多与魯伏一家見面，并且还出錢造了一只新船送給魯伏。

我將這本書送給我亲爱的小儿子，

吕先·都德

作为新年的礼物。

A. D.

目 次

1	一时的冲动	1
2	奈凡尔美人号	16
3	起程	22
4	艰苦的生活	35
5	莫讓特尔的野心	52
后 記		73

I 一时的冲动

騰布尔区的紅孩子街。

这是一条阴溝般窄狭的小街，到处是停滯的水溝，黑黝黝的泥坑，过道里流出来的髒水和发霉的气味。

路的兩旁有着很高的房屋，象营房一般的窗戶，玻璃模糊不清，沒有窗帘，里面有着短工、家庭手工业者、泥水匠的住屋，和按夜出租的小客棧。

房子的底层都是鋪子。开着好几家肉鋪和卖栗子的鋪子；还有一些卖粗面包的鋪子，和一家專卖紫黃色猪肉的鋪子。

那街上看不到馬車也看不到妇女的裙飾，人行道上也没有閑蕩的人，——只有小販在叫卖菜市里剩余的东西，工人们掘做一堆，从工厂里出来，把罩衫卷着，夾在胳膊底下。

这天正是这个月的八号，也就是穷人們付房租的限期，和那些等得不耐煩的房东驅逐穷鬼出門的日子。

这一天，准得有許多搬場馬車，上面堆滿了四脚朝天的鉄床和癩腿的桌子，破爛的床墊和厨房用具在街上經過。

这些殘缺不全的可憐家具，簡直連草繩都沒有捆扎，它們从骯髒的扶梯上卸下来，从閣樓上一路滾到地窖里，早都

厌透了！

夜降临了。

煤气灯一盞一盞的点亮，灯光反映到水溝里和鋪子的櫥窗上。

霧很冷。

过路的人們加紧了脚步。

魯伏老爹在一家火爐生得很暖的酒店里，背靠在櫃台上，正和維来脫①的一个木匠碰着杯子喝酒。

这个老实的撑船人的那張大臉龐，滿臉紅通通的，全是疤痕，只見他揚臉大笑，連他的耳環都給震动起来。

“杜白克老爹，买卖算講定了，您照我出的价錢买进我的那船木料。”

“准定算数。”

“祝您健康，請！”

“祝您健康，請！”

他們碰着酒杯，魯伏老爹喝酒的时候，仰着腦袋，眯着眼睛，舔嘴咂舌的，在欣賞白葡萄酒的滋味。

这有什么办法呢，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！魯伏老爹的嗜好，就是那白葡萄酒。这并非說他是酒鬼。——老實說，絕對不是！——他的老婆，是个頭腦清楚的女人，不会寬恕他吃酒的；可是如果有人象撑船人那樣生活着，兩脚浸

① 維来脫从前屬巴黎郊区，現在划入第十九区，有家禽市場和屠宰市場。

在水里，太阳晒着腦袋，也得时常要喝一杯了。

魯伏老爹此刻，兴致越来越高，他醉眼模糊的望着那鐮制的櫃台发笑，这使他想起明天在交割了木料以后便可以放入口袋里的大堆的錢。

他們握了最后一次手，再喝一小杯，便分手了。

“明天見，不会失信的吧？”

“我保証，准定算数。”

魯伏老爹是从来不会失約的。那买卖实在太好了，也办得挺順利，一点儿沒有拖延。

撑船人得意洋洋地朝着塞納河走去，兩肩搖摆着，撞着路上的行人，象一个小学生得着好分数回家时那样快活。

魯伏媽媽——这个头脑清楚的女人——知道她的男人一出手就把木料卖掉，而买卖又是大賺其錢，会怎样个說法呢？

再有一兩次这样的买卖，就可以有錢买一只新船了，可以把那艘漏水漏得太多的奈凡尔美人号丢掉了。

这么說倒不是对船不滿意，因为这条船在新的时候确是一只很漂亮的船；只是如今船身已經腐朽了，已經旧了，魯伏老爹自己也覺得不如以前在馬倫河当“小舵手”时候那么輕捷了。

那边出了什么事？

在一家門口有許多女人；大家都停下来，談論着；警察站在人群当中，在記事册上写着。

撑船人給好奇心驅使，穿过人行道，也挤到人堆里去。

“什么事情啊？”

可是压坏了一只狗了，碰坏了一輛車了，还是一个吃醉了酒的人跌在水溝里了，没有什么有趣的……

都不是！是一个头髮乱蓬蓬的，滿臉果醬的小孩子，坐在一把木椅上，捏着拳头在擦眼睛。

他哭着。流着的眼泪，把他那張沒有洗干净的可憐的臉龐弄得花花的。

警察一面盤問那小孩，一面記錄着，神态冷靜而庄严，活象在审問一个被告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多多。”

“維克多，姓什么？”

小孩子沒有回答。

小孩子哭得更厉害了，并且哭叫着：

“媽！媽！”

于是有一个打那儿經過的、又丑又髒的穷女人，拖着两个孩子，从人堆里走出来，向警察說：

“讓我來問問他。”

她跪下来，給小孩子揩去了鼻涕，擦干眼泪，在他粘糊糊的面頰上吻了一下。

“乖孩子，你的媽媽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不知道。

警察問鄰居道：

“喂，管門的，您总該認識这些人吧？”

誰也不知道他們姓什麼。

在這屋子裡住過的房客太多了！

關於他們的一切，別人所知道的，不過是他們在這裡居住已有一個月了。他們從來沒有付過一個蘇^①，房東剛把他們趕走，終算拔去了眼中釘。

“他們是做什么事情的？”

“什麼也不做。”

他們兩口子白天裡一天到晚喝酒，晚上整夜打架。

他們只有在打孩子這件事上是志同道合的，他們有兩個孩子，這兩個孩子不是在街頭求乞，便是在攤頭上偷東西。

您瞧，一個多美滿的家庭。

“您想他們會來找他們的孩子麼？”

“當然不會。”

他們趁着搬家的當兒，把他丟了。

在付房租的最後限期裡，這樣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遇見。

警察又問道：

“那末沒有人瞧見這孩子的父母往哪兒去了麼？”

他們一早晨就走了，丈夫推着車子，妻子將包袱塞在圍裙裡，兩個孩子，雙手插在口袋裡。

現在趕快去追吧。

① 蘇，法國錢幣名，二十蘇等如一法郎。

过路人都愤愤不平地骂了几声，然后便各自走开了。

这个不幸的小家伙，从晌午起就耽在那儿了！

他的母亲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对他說：

“你乖点儿坐着。”

从那时起，他就一直等着。

对面水果铺子里的老板娘，听见他嚷着肚子饿，给了他一片果酱面包吃。

可是那片面包早就吃完了，那小东西又哭了起来。

这个可憐的无辜的孩子，他簡直害怕得要死！他害怕着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的狗；害怕着已經来临的黑夜；害怕着和他說話的陌生人，他的小心儿在胸口里怦怦的跳个不停，仿佛一只將死的鳥儿的心一般地跳动着。

圍集在他周圍的人，愈來愈多。警察厌烦起来，便牽着孩子的手，准备把他領到警察局去。

“喂，沒有人要領么？”

“等一等！”

大家回过头来。

瞧見一个紅色大臉的粗汉傻笑着，連戴着銅耳环的耳朵都滿是笑容，他說：

“等一等，如果沒有人要領，我来領。”

人群里响起了一陣喝采声：

“好极啦！”

“您做的真是好事。”

“您真是个好心人。”

魯伏老爹，因为多喝了几口白葡萄酒，又因为干了樁好买卖，得到了众人的称赞，交叉着手臂，非常兴奋地站在人堆里，說：

“啊！什么話！这再簡單也沒有了。”

随后那些好管閑事的人，不讓他的热情冷下去，陪伴着他去見巡官。依照警察局的規矩，遇着这样的情形，他得受一次詢問。

“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巡官先生，我叫法朗沙·魯伏，已經結过婚，妻子非常有头脑，我敢說这婚是結得挺美滿的。巡官先生，娶着这样一个老婆，总算我走运，因为我不很能干，不很能干，噯！噯！您总可以看得出来吧。我不是一只老鹰。的确象我妻子所說的：‘法朗沙不是一只老鹰。’”

他从来没有这样会說過。

他怀着剛做了一樁好买卖和喝了一瓶白葡萄酒的人才有的那种自信，只覺得舌头特別听他使喚。

“您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巡官先生，撑船的，奈凡尔美人号的船主人，我的那只船好不堅牢，并且雇了一个出色的水手駕船。啊！啊！我的水手，那才是了不起呢！……您最好問問从瑪丽桥直到克勒姆西的那些管水閘的人……巡官先生，您知道克勒姆西么？”

他周圍的人都笑了，魯伏老爹噯里噯魯地繼續說：

“克勒姆西是一个美丽的去处，我說！从上到下，滿長

着树木；都是些好木材，可以做器具的木材；凡是木匠全知道……我的木料都是在那儿买的。我对于挑揀木材，很有名气。我的眼力很不錯，这您知道！这并不是說我因此就多么能干；当然，我的女人說得不錯，我不是一只老鹰；——可是，我有眼力。您瞧，我挑取了一株象您那样粗的树，——对不起，我用一根繩子就这么把树一圈，巡官先生……”

他一把拖住警察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細繩来把他圍起来。

警察立刻掙脫了，嚷道：

“不要来和我纏繞不清。”

“不……不……这只是为了做給巡官先生看看……我先这么一繞，有了尺寸，便乘起来，乘起来……我現在記不得我是怎么个乘法……。幸而我的妻子知道算法。我的妻子，头腦挺清楚。”

他这种举动，引得听的人都大笑起来，巡官先生也不由的在案桌后面笑了。

等到那欢笑声稍微平靜了一些，巡官問道：

“您預备把这孩子怎么样？”

“当然不能把他养成一个坐吃的人。我家里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。我想叫他去学撑船，象别人家一样，做一个老实的撑船的孩子。”

“您有孩子么？”

“自然有的！一个女的会走了，一个男的在吃奶，还有一个就快养了。对于一个不是老鹰的人說来，不算太坏吧，

不是么？加上这个，就是四个了，可是也罢！能有三个人吃的，也能有四个人吃的。大家挤一挤就是了。把裤带束束紧，动动脑筋将木头价格提高一些便可以了。”

他说完了就放声大笑，震得那副耳环摇晃不定，同时把得意的眼光向在场的人溜了一圈。

巡官把一本厚厚的大册子，推在他的面前。

他不会写字，只好在那书页下面，画了个十字。

之后，巡官就把那弃儿交给他，说：

“法朗沙·鲁伏，把这孩子领回去吧，要好好地抚养他。如果我知道有什么关于他的消息，我会通知您的。可是，不一定他的双亲有来领他回去的一天。至于您，看神气倒是个老实人，我相信您。您得永远听您太太的话。再会吧！白葡萄酒别喝得太多。”

夜那么黑，雾那么冷，大家赶着回家，漠不相关地拥挤着，这一切使那个可怜的醉汉猛然清醒过来。

撑船人才走到街上，只剩下口袋里贴着印花的证件和手里攥着的孩子跟他在一块儿，就突然感到全部的热情消失了；同时也感觉到他这件事的严重性。

他永远会这样糊涂吗？

糊涂到底吗？一味讲究面子么？他不可能象别人那样，只扫自己门前雪，不顾他人瓦上霜。

他仿佛立刻看见鲁伏妈妈在大发雷霆！

糟糕！他的老婆会怎样对待他！怎样的对待哟！

一个有头脑的女人对心直口快的可怜家伙说起来，笑

在是太可怕了。

他哪里还敢回家。

他也不敢回到巡官那里去。

怎么办呢？

他們冒着霧往前走。

魯伏老爹指手划脚，自个儿說着，在預备一篇怎样交代他老婆的大道理。

維克多拖着鞋子在泥濘中走着。

他好象一顆大鉄球那样給人拖着走。

他再也走不动了。

魯伏老爹只好停下来，叫孩子摟着他的脖子，把他抱了起来，用罩衫裹住他。

魯伏老爹給这双小胳膊紧紧的一摟，不觉又恢复了一些勇气。

他繼續地走着。

真的，管他的！他想碰碰他的运气看。

如果魯伏媽媽把他們推到門外，再把孩子帶回警察局去也不迟；她很可能讓他过一夜，那总算他賺到了一頓夜飯。

他們走到了泊着那条奈凡尔美人号的沃司台尔里茲桥边。

装来的新木头淡然而温和的气味，在夜里蕩漾着。

一排排的船在黑暗里晃动着。

波濤的起伏，把船灯顛得飄搖不定，絞絲鉄鏈軋軋地作

响。

魯伏老爹要跨过由跳板连接起来的兩只貨船，才能走上他的船。

他抖着双腿，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，孩子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，他觉得非常不便。

夜是多么黑啊！

只有一盏小小的灯，象一颗星那样地照亮着船舱的玻璃窗；門下边透出一线亮光，照映得奈凡尔美人号的睡态分外生动。

他們听见正在料理飯菜的魯伏媽媽，責罵孩子的声音。

“克萊拉，你过来好吗？”

現在不是后退的时候了。

撐船人推开船門。

魯伏媽媽背向着他，身子俯在小鍋上，但是她听得出他的脚步声，她并不轉过身子，說：

“法朗沙，是你么？你回来得真晚啊！”

馬鈴薯在滾热的油鍋里跳动着，从湯里冒出来的水蒸汽向开着的門那边飄过去，把船舱里的玻璃弄得一片模糊。

法朗沙把孩子放在地上，那可憐的小东西，給房間的暖气一烘，觉得紅冻僵硬的小拳头渐渐的柔和了。

他微笑着，声音有点儿象笛子的顫抖声，說道：

“多么温暖……”

魯伏媽媽轉过身来。

她指着那个站在房間当中衣服襤褸的小孩，用憤怒的